

老实说,电视剧《繁花》开始几集蛮让我头痛的,满屏上海话叽叽喳喳叽叽喳喳,小鸟啾啾也算了,要命的是几乎全线高八度,尤其黄河路老板娘炒起相骂来几乎撞破天花板,连那个人为设为1985年上外毕业入外贸公司的汪小姐也是365度尖锐的亢奋,让同年大学毕业如吾等慨然,那时大学生稀少蛮吃香的,但还不至于在单位在社会上如此高音喇叭,尤其在庭院深深的单位怎么着也要低调点。

本来要弃剧,家人讲听听上海闲话嘛,也蛮好。再说认购证、西康路、文化广场交易所,进贤路小饭店,椒盐大王蛇,黄河路的接财神鞭炮一地红屑……也算“回忆杀”。虽然电视剧里的上世纪90年代不是我经历的大概要从前一集开始好看了,尤其十三、十四集,进贤路那条线精彩起来,人物有了立体感,尤其“夜东京”那帮人互相揭老底,戳心戳肺,玲子自觉藏得蛮好的那点心思被撕开,闷堵,众人一时也

上海女人到底咋巴不咋巴

龚静

都惊了。人和人之间,小老酒抿抿的背后都是不能细细推敲的。这场戏,也很咋巴,但咋巴得应该,似乎非火力全开的上海话咋巴不可,只有尖锐密集速度秒飞的咋巴才让人干瘪百孔,当事人一时都来不及反应,只有以后慢慢疗伤。

剧情就不去说它了,单讲讲咋巴。细想想,到底咋巴是哪能一桩事体。一般来讲,咋巴是形容女人的。讽刺男人话多,称之为牛皮哄哄,或说为“吵狗”一词专称。讲这个女人老咋巴的,意谓话多声响,还不识相,不该说时闲话太多,有点不看场合。比如公共场所一众人声浪,还不顾不听人劝。日常中的上海女人到底咋巴不咋巴呢?似乎如今人们对上海女人有一种想象,会打扮、旗袍、优雅、适宜、会看山水,等等,总之都颇懂进退懂生活。窃以为那只是一种提炼,一种美好的寄喻。哪有什么千篇一律的上海女人呢。再说某种文化共同体式的审美或形象是否还有待从生活中观察。但可以肯定,咋巴确

实存乎于上海女人中,哪怕不喜欢咋巴的上海女人有时偶尔也会无意中咋巴一下的。

为啥?咋巴其实不单表现为声响吵闹,没教养。有时女人之间的咋巴是一种热情和热闹的烘托。比如:一群熟人外出旅游,在火车站机场集合,熟人之间的咋巴情不自禁开始了,“哎,依来啦,依好

说到过年,与年有关的往事遽然涌上了心头,然而在我面前最快闪的却是这样一幅情景:夜幕四垂,素月高悬。屋内,灯下,母亲在闸北(现合并为静安区)老家推着小磨子,室内米香四溢,一踏进门就闻到了,也闻到了那股浓浓的年味。每逢此时,我立马意识到,噢,快过农历新年了。过新年,吃汤圆,这就自然想起了我家的那盘小磨子。

我家小磨子,直径大约50厘米,厚度约20多厘米,可一人运作,一手推磨,一手不时将食材放入上引磨孔内,经碾磨,粉从下引边沿不断地流出,落入袋中,再经加工成制品。小磨子,多功能,但我们家常磨的是浸泡过的糯米,得水磨粉,用来春节和元宵时包芝麻猪油汤圆。

某日,推门入屋,只见母亲一人忙碌地推着磨子,我就大步去接过妈的手推磨,当她的助手。“过年还有一些日子,别忙。”我诧异道,“要磨,也要叫大妹帮忙啊。”

“我家的这个小磨子,年关时很

吃香的,亲眷朋友都要来借用,前几天我叫锡红(大妹)帮忙,先做一点。”母亲列出了清单说:“你晓得的,杨浦八球头你小舅家,彭浦新村的二婶家,还有我家附近象山路菜场的老王,隔壁的小方阿姨等,还有远在青浦大舅家的艳琼……”

我诧异道,“要磨,也要叫大妹帮忙啊。”

吃香的,亲眷朋友都要来借用,前几天我叫锡红(大妹)帮忙,先做一点。”母亲列出了清单说:“你晓得的,杨浦八球头你小舅家,彭浦新村的二婶家,还有我家附近象山路菜场的老王,隔壁的小方阿姨等,还有远在青浦大舅家的艳琼……”

我诧异道,“要磨,也要叫大妹帮忙啊。”

我诧异道,“要磨,也要叫大妹帮忙啊。”

我诧异道,“要磨,也要叫大妹帮忙啊。”

呀,来来来,这里有位置,依来坐呀。依个腔(最近)好叫啦?身体哪能,毛病好点了没?”亲热吧。听起来是不是蛮暖心?但是身边陌生人听闻要皱眉头,这帮女人,吵来。尖团音的上海话在此无吴依软语之腔调,完全一记头飙到高音区。要命的是女人们还觉得这个是个见面欢,是正常礼貌呀。总算上了火车,行李摆好,坐定,包包里的东西拿出来,三两个相伴的还好点,一群前后左右而坐的,咋巴又开始了:哎,依面包要吃伐,我昨天刚做的,还有脚爪,没事体么,啃啃蛮好的。来来来,阿拉一道分享。老阿姨起身提着塑料袋一路巡视。邻座间当然更要讲张,

一件是“鳗鲞”。家人不是因为嫌它胆固醇高,就是因为有疾病不能吃海鲜,于是我也受池鱼之殃,好些年没有尝到了。那时候包蛋饺、煎春卷,和手撕鳗鲞皮,干这三种活儿的人就占满了小小的灶披间(厨房)。

第二件是“奉蛸”,“奉”是它的产地,即宁波所属的“奉化”,同类的还有叫“宁蛸”或“鄞蛸”或讹作“银蛸”的。正宗的“奉蛸”恰好“十三楞”,不多不少。我最早读对“鄞”这个字是看到沙孟海先生的籍贯为浙江省鄞州区,“鄞”发

音为“银”而非“勤”,这样才会有“银蛸”之误。据说“委座”在抗战期间蛰居山城,久久未尝故乡美味,日本一投降,第一架从沪返渝的专机上就是某“大员”给他呈上的“奉蛸”。第三件是“龙头烤”,这可能不是它的学名,但是一说我们就都明白是什么。当时因为出于保鲜的需要,这件美食晒时加重盐,其咸无比。我们家烧的时候又要加重糖,令其味美。这种烹饪方法听起来就十分不健康,难怪我已经数年不知其味了。今天食肆中有新鲜“龙头烤”,其肉极嫩,多为油炸,又非健康饮食者所能接受。

有一次,遇到电视台美食节目采访,问什么是你觉得最好吃的美味?我说:我奶奶做的酸菜面籽儿。记者听得有点发愣,我微笑着又重复了一遍。

小时候,我以为奶奶天生一头银发,就和她那双被长长的黑布缠绕的小脚一样。我天天和奶奶在一个盆洗脚,她所有的脚趾都深深地反折在脚底,让我好奇又害怕。曾经用手指碰触,问她疼吗,她笑说不痛。我不信,因为我稍微走长一点路都会脚痛,都要奶奶背,把脚趾折在脚底怎么会不痛呢?……

回乡祭祖,必须等每张冥币烧尽才能离开,据说这样可以确保坟墓里的亲人揣入兜中。看着墓碑上的文字,十岁那年奶奶去世的夏夜,我还印象深刻——熟睡中,我突然被母亲叫醒,说奶奶快不行了。等我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,奶奶已经披散着一头银发躺在堂

音为“银”而非“勤”,这样才会有“银蛸”之误。据说“委座”在抗战期间蛰居山城,久久未尝故乡美味,日本一投降,第一架从沪返渝的专机上就是某“大员”给他呈上的“奉蛸”。第三件是“龙头烤”,这可能不是它的学名,但是一说我们就都明白是什么。当时因为出于保鲜的需要,这件美食晒时加重盐,其咸无比。我们家烧的时候又要加重糖,令其味美。这种烹饪方法听起来就十分不健康,难怪我已经数年不知其味了。今天食肆中有新鲜“龙头烤”,其肉极嫩,多为油炸,又非健康饮食者所能接受。

有一次,遇到电视台美食节目采访,问什么是你觉得最好吃的美味?我说:我奶奶做的酸菜面籽儿。记者听得有点发愣,我微笑着又重复了一遍。

小时候,我以为奶奶天生一头银发,就和她那双被长长的黑布缠绕的小脚一样。我天天和奶奶在一个盆洗脚,她所有的脚趾都深深地反折在脚底,让我好奇又害怕。曾经用手指碰触,问她疼吗,她笑说不痛。我不信,因为我稍微走长一点路都会脚痛,都要奶奶背,把脚趾折在脚底怎么会不痛呢?……

回乡祭祖,必须等每张冥币烧尽才能离开,据说这样可以确保坟墓里的亲人揣入兜中。看着墓碑上的文字,十岁那年奶奶去世的夏夜,我还印象深刻——熟睡中,我突然被母亲叫醒,说奶奶快不行了。等我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,奶奶已经披散着一头银发躺在堂

于今再回首,不由得令我感慨万分,缕缕的情丝,织就无尽的母爱,温暖着儿女们的心,也温暖着世界。这就是情感的力量,润物细无声,具有通世的感召力,它已融化在血液里,成为我们永恒的记忆。

别小看这小磨子,它也有久远

的历史了。

“这小磨子,与我年纪相近,也可达杖朝之龄了。”老伴蔡老师知道它的“前世”,回忆说:“我小时候,在南通念书,那时就有这盘小磨子了,后因局势动荡,我们举家流寓到苏州,这磨子又迁徙到西北街,不久又跟我家搬到了齐门路,记得那时也有亲朋好友借用的,这盘小磨子在姑苏城内兜了一阵子。”

蔡老师不由得叹道:“风风雨雨,这磨子又随我运到了上海,家母特意关照说,这个被我家视为古董的小磨子呈送给亲家,为新年添喜增乐,于是它就随我安顿在闸北老家了。”

这盘小磨子的漫游记,一如

卓越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家路易斯·凯洛尔的名著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,有趣又令人深思,它的漫游行程,让人仿佛听到了日月逾迈之声,听到了经铎纬略之音,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。

伟人毛泽东在《贺新郎·读史》中曰:“人猿相揖别。只几个石头磨过,小儿时节。”人类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“小儿时节”的石器时代,于是,人类的石器工具亦萌生,“只几个石头磨过”,磨子的由来也就可以溯源到石器时代了。

石器在中国出现可以寻根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,在农耕社会,磨子(石磨)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农村。随着时代的进步,现代社会用机械取代人力或畜力作为研磨工具。但像我家的这种小巧玲珑的石磨子,适合家用,还可适合当下年轻人闲时劳作,聊天打趣,倘如是,它不是还可以漫游下去吗?

小磨子,大世界,它或许可以串联起过去与现在,一圈又一圈,让推磨者众人感悟,生活的磨难、行道的磨砺,人生的磨炼,奋而去寻觅美好的未来。

上海风情录

徐子芳

青浦映像
青林吐翠纳春生,
浦水扬波意纵横。
三角新区标示范,
一方高地走峥嵘。

树荫散漫村中渡,路面宽平道外城。
万里人来皆是客,水乡野鸟正声声。

【注】①崧泽:崧泽遗址是上海远古文化的发源地,深藏着6000年前上海的观潮泉畔多晴雨,不负沪春六千骄。文化辉煌。

开始似乎还注意音调,一歇歇就高上去了,说到要紧高兴处,爆出大笑。她们疏肝理气了啊,但是一车厢的人被扰了。同行者不好意思劝,委托列车员劝告下,她们对列车员讲:哎呀,我们都是自家入呀。似乎认识的人在一起就要这么闹猛。单独来看,也应是明

事理者,可是一聚集就是这么咋巴,还咋巴得很有道理。旁人只好勿响。有时候咋巴是为了某些场合的不冷场,有的女人就有这种轰隆隆的热情,也是本事,她这里周旋几句,那里朗声大笑,听起来吵是真吵,在这种张扬背后,其实是某种维持热闹的使劲,但有时也需要

这样的咋巴出来烘托烘托气氛,好比江湖不能总是“独坐敬亭山”。

就算不是咋巴的女人,小聚,说到高兴处,也会情不自禁高声起来,上海话特有的往上翻翻的音调,迅速的语调难免显得叽喳的,好在大多数会意识到,赶紧调低音。这种咋巴窃以为是一种亲朋友人间的性情,不俗气,只是在公共场合合当注意。是可谓偶尔一喳,还没巴起来。

说话音调节奏过度,无论何种语言,其实都会

屋的门板上。大人们帮奶奶洗澡擦身梳头,穿上花花绿绿的寿衣。之后,又在身下铺上黄布,身上盖上白布,就是风俗里讲究的铺金盖银了。我开始意识到,奶奶要和我们永别了,便放声痛哭起来。

几天后,庞大的送葬队伍举着漫山遍野的花圈,锣鼓震天地把奶奶送上一个山丘。墓穴背靠青山,面朝深谷,形似卧龙。周围柏树苍翠,汉江缠绕,壮若游龙。和大人们回到家,却觉得奶奶并没离开这个世界,她明天还要拄着拐杖追打调皮的孙子……

没错,这次回来,我是带孩子们回乡寻根来了。至少要让他们知道,这片土地滋养着我们共同的骨血,土地里安睡的人庇着我们的根脉;每个人无论离开多远多久,无论何时何地,灵魂里就是有根牵连有故乡想念的人。

十日谈

过年回家
责编:吴南瑶



岁月静好安平泰 (书法) 陆康

翻翻故纸堆,旧日过年的景象如此鲜活。

翻开《丑籀日记》,吴湖帆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除夕夜有如下记录“为阴历除夕,终日未出门”。吴湖帆在这一天会晤了来访的张大千,并到对门冯超然处“谈片刻即归……”诸事罢,取穆藕初前年所赠雪茄,吸半枝而睡”。其后有小注“此烟穆藕初仅赠十枝,据云为吕宋某人所馈,约每枝须值贰元许。余藏已三年,仅吸三枝,此第四枝也。因其名贵,故记于此”。没想到一支雪茄竟伴随着吴湖帆的除夕夜,并写进日记中。

周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上执业律师,在东吴大学读书时与蒋纬国同窗,又是大收藏家张鲁庵外甥,所见所闻颇多,曾有不少掌故笔记存世,今天读来也是一份珍贵的史料。他在《雪茄趣闻》介绍了卷烟与雪茄的区别,两者的原料都是烟草,就是制作方法不同。前者将烟叶切成丝加香料用机器卷成;后者相反,就是用原张烟叶手工卷成。“Hand made尤为重要,盛产雪茄的中美洲如古巴、洪都拉斯的人都有一手绝招,随便拈来一张烟叶,双手搓捻,不消片刻便制成一支粗肥的上好雪茄。世界上最知名生产雪茄的还有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(那时还是荷属),各负盛名,鼎足而三”。他专门提到了产于马尼拉的头号“亨牌”雪茄,战前一元可买四根,之后就要二元一根,可



夜光杯